



任 为 编

台湾著名女诗人

席慕容  
抒情诗120首



# 席慕蓉抒情诗120首

任为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顺德桂洲印刷纸类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插页 100,000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册

ISBN 7—5360—0583—0 / I · 531

平装定价：2.50 元

# 目 錄

神奇的“席慕蓉现象”及其启示	杨光治
爱的筵席	12
祈祷词	13
饮酒歌	14
短歌	15
春蚕	16
一棵开花的树	17
盼望	18
白鸟之死	19
如果	20
我	21
无题	22
酒的解释（两章）	23
抉择	25
传言	26
昙花的秘密	27
莲的心事	28

错误	29
雨后	30
无悔的人	31
写给海洋（三篇）	32
山百合	34
诱惑	35
悲喜剧	36
青青的衣裾	38
四季	40
距离	42
苦果	44
新娘	46
他	47
美丽的时刻	48
伴侣	49
蜕变的过程	50
时光的河流	51
突发事件	52
送别	54
诀别	55
生别离	56
焚	57
山路	58
十字路口	59

感	60
海的疑问	61
野风	64
沙堡	65
难题	66
给我的水笔仔	67
誓言	69
揣想的忧郁	70
咏叹调	71
回首	72
山月	73
远行	74
素描时光	75
菖蒲花	76
月桂树的愿望	78
囚	79
悲剧的虚与实	80
禅意 之一	81
禅意 之二	82
雨夜	83
山樱	84
成长的定义	85
雾起时	86
无言歌	87

流星雨	88
历史博物馆	89
雨季	94
沧桑之后	95
蚌与珠	97
十六岁的花季	98
山月 旧作之一	99
山月 旧作之二	100
山月 旧作之三	101
重逢 之一	102
重逢 之二	103
疑问	104
邂逅	105
短诗	106
晓镜	107
铜版画	108
散戏	109
七里香	111
给你的歌	112
夏日午后	113
迷航	114
泪·月华	115
楼兰新娘	117

古相思曲	120
绣花女	121
少年	122
青春 之一	123
青春 之二	124
青春 之三	125
千年的愿望	126
成熟	127
戏子	128
美丽的心情	129
忠告	130
子夜变歌	131
见证	133
中年短诗（四则）	134
时光的复仇（三篇）	136
长路	139
悬崖菊	140
无心的错失	141
此刻之后	142
为什么	143
年轻的心	144
如歌的行板	145
暮色	147
暮歌	148

尘缘	149
最后的水笔仔	150
隐痛	154
高速公路的下午	155
乡愁	156
命运	157
出塞曲	158
长城谣	159
狂风沙	160
一条河流的梦	
——《七里香》后记	162
此刻的心情	
——《无怨的青春》代序	165
愿望	
——《时光九篇》后记	167

# 神奇的“席慕容现象”及其启示

杨光治

这几年，“纯文学”图书的印数大滑坡，诗歌、散文、文艺理论尤甚。它们的全国征订的印数，很少会超过一千册，有的甚至只得二、三十册。这一可怜景况，使众多出版家目瞪口呆，使不少诗人、作家掷笔兴叹。

造成这一景况的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因素。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电视机日益普及家庭，夜生活的内容不断丰富，旅游业也迅速勃兴，使很多人的业余兴趣改换了。“文凭热”的出现，又使不少年轻朋友将精力转移到各种教材上。这一切，必然导致文学书籍购买者减少。而新一代文学读者文化修养的普遍低下及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却促使了“俗文学”的兴旺。这一来，“纯文学”图书难免遭逢厄运。自然，书价的不断提高，也对读者的购买力产生了影响。

二是内在因素。图书是一种商品，读者对它讲求“物有所值”，只有高质量的作品，才能感动他们打开还不怎么丰盈的钱包。而这几年，我们不少“纯文学”新书的质量（主要指其内容）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晦涩或平淡无味的诗歌、平庸或落套的散文，情节雷同或远离人间的小说，陈旧得发霉

或“新奇”得莫名其妙的文艺理论充斥于图书市场，难怪很多读者对之不屑一顾。

社会方面的不利因素是出版社、作者无力解决的，但图书的质量关却可以去把握。

这不是空话，事实上已有了成功者。只说诗歌界吧，台湾的女诗人席慕蓉就是令人羡慕的成功者之一。她的三本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由花城出版社以简体字印行之后，迅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初版都很快销售一空，要求邮购的函件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至今未曾终止。

辽宁省一位女大学生由于买不到《七里香》，就借别人的来抄。从序、目录到正文、后记，一字不漏；连书中的图画也认认真真地描摹下来。桂林市一位十九岁的、身患绝症的姑娘，渴望有《七里香》和《无怨的青春》伴随她度过最后的岁月……

一股“席慕蓉热”在读者中掀起了，“热”得连向来唯利“视”图的书摊主也对它们投以青睐。于是乎，这几本由花城出版社印行的薄薄的抒情诗集创下了同类图书的出版、发行纪录，使不少诗人、编辑啧啧叹奇——

《七里香》：1987年2月出版，至今连印了十五次，共五十多万余册；

《无怨的青春》：1987年9月出版，至今也连印了十五次，共五十多万余册；

《时光九篇》：1989年5月出版，至今连印了五次，共

十六万册。

别的出版社也“闻风而动”，印数也不少。其“衍生本”——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席慕蓉抒情诗赏析》（杨光治、樱子选析），两个月印行二次，达八万余册。有的出版社还经营了“席慕蓉诗歌明信片”之类，也同样赢得了很多读者。

这几本诗集的印数，比某些港台言情、武侠小说还要多，这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在“纯文学”备受冷落的今天，“席慕蓉现象”神奇地出现了！

席慕蓉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这一问题，很值得研究。

她的诗，不具备某些评论家所倡导的一首诗就是“一支枪或一门炮，一粒子弹或一箱炸药”的“革命功能”，也不是“从阶级斗争的深度去进行诗作的立意”的产物。

她的诗，没有贯注什么“反理性”、“反情绪”、“反思维”的“生命意识”，也不是“反文化”、“反语言”的“先锋”作品。

她的诗，不像“极端丰满的黑洞”那样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也不是“青春全方位的喧哗骚动”那样使人热血沸腾。

她的诗，只像她的名字（她是蒙族人，原名穆伦·席连勃，意即大江河）那样，是一条江河，泛着清丽的旋律，闪着悦目的波光，带着对爱的追求、年华的惆怅和沉重的乡愁等最可贵的人生情味，自然地流动，流到读者的心中，漾荡着众多的心弦而产生共振、共鸣。这些情味是“我”的，然

而又不仅仅是“我”的。

在表现手法方面，她没有花费精力去一味追慕西方现代派，没有苦心地堆砌繁复的意象，没有费劲去营造谲怪得骇人的句子，和炮制令人目眩的时空交错，也没有着力去追求“民歌味”和“古典味”，一切似乎只是信手拈出，娓娓道来。所以，在她的诗中，没有出现“夜起玄里乌衣覆我盖我，命五趾之居于粟上，抽芽如火井”之类的玄怪语，也没有出现“经一个女人介绍 / 出来两个男人”之类的大白话和“他妈的”之类的大粗话。

她，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是以诗的语言来写诗的诗人。上文提及的“信手拈出”与“娓娓道来”，仅是“似乎”而已，她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排在《无怨的青春》卷首的《诗的价值》一诗，这样写着：

我如金匠 日夜捶击敲打  
只为把痛苦延展成  
薄如蝉翼的金饰

不知道这样努力地  
把忧伤的来源转化成  
光泽细柔的词句  
是不是 也有一种  
美丽的价值

这首诗写于1980年，那时她的第一本诗集《七里香》仍未出版，她的诗作大多还未公诸于世。事实证明，这些“薄如蝉翼的金饰”、“光泽细柔的词句”，是很美的意象，很精彩的诗歌语言。她写的多是短诗（相当部分的诗不足十行），却令人长久吟味，这正是“努力地”“日夜捶击敲打”的结果。而“光泽细柔”似乎就是她的诗的艺术特点之一。她在动笔时大概心中并未想到要搞什么“主义”，其诗作却富有当代的、中国的特征。她是当代的中国人，诗是为当代的中国人而写，不是为古人、未来人、洋人而写。

爱情、人情（包括人生哲理）、乡情，始终是她歌唱的主旋律。这些“情”，经过精巧的构思，艺术地凝聚于诗行里。

请先欣赏爱情方面的篇章。在《一棵开花的树》中，“我”向“佛”“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之后——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诗把情意寄寓在唯一的意象——一棵开花的树上。花是“慎重地”开的，而且“开满了”，“我”心中的爱是何等诚挚和热烈。最后一节更鲜明地表现了对爱的追求。意象单纯，句子明丽，构成了令人陶醉的艺术美。虽然她说的是“用一根冰冷的针 / 绣出我曾经炽热的 / 青春”（《绣花女》），但由于“青春”十分炽热，“针”并没有使“花”冰凉。有的情诗，炽热到了惊人的地步，《美丽的时刻》就是一例。“当夜如黑锦缎般 / 铺展开来 而 / 轻柔的话语从耳旁 / 甜蜜地绕过来”时，“我”没有抑制自己——

渴望  
你能  
拥我  
入怀

有良知的读者不会认为此诗的格调低下，倒会由于它抒情的率真而叫好。席慕蓉的爱情诗作，无论是抒写对爱的期待和追求，抒写青年、中年、“将暮未暮”年代的爱，还是表现不能去爱的遗憾和痛苦，都写得深刻、隽永。

她的歌唱人生的作品，同样写得动人。请看这首仅十二行的《千年的愿望》：

总希望  
二十岁的那个月夜  
能再回来  
再重新活那么一次  
然而  
商时风  
唐时雨  
多少枝花  
多少个闲情的少女  
想她们在玉阶上转回以后  
也只能枉然地剪下玫瑰  
插入瓶中

这首诗，抒发了对青春岁月无情地流逝的深沉叹息，具有一种悲凉的美感。但席慕蓉不是悲观主义者，她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她满怀热情地歌唱“将暮未暮的人生”，说这个时候虽然“故事都已成型/而结局尚未来临”，认为人“还有着最后一笔激情”，所以“我喜欢”（《暮歌》）。在《悬崖菊》一诗中，她讴歌“如雪般白/似火热烈”的“秋日里最后一丛盛开的/悬崖菊”，赞美它不顾冬之将至而“蜿蜒伸展”的努力，描绘了一种顽强地对抗时光的情神形象，充满着积极向上的思绪。她这方面的诗，往往是把深邃的人生哲理寄寓在具体的物象上，让读者通过吟味来发现，写得

含蓄、耐读。

席慕蓉女士从小就离开大陆，从来没有亲眼看过故乡——内蒙古草原。对她说来，“故乡的面貌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但在她心中，“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乡愁》）。这种“永不老去”的深情，酿造了《隐痛》、《高速公路的下午》、《命运》、《长城谣》、《狂风沙》、《出塞曲》等扣人心弦的篇章。月下忆故乡是中华民族诗人的典型感情，受过多年洋教育的她，依然继承这一传统：

敕勒川 阴山下  
今宵月色应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这是《长城谣》的最后一节。这饱含着愁思的画面多么美丽，谁能读后处之淡然？诗人的“根”在故乡，梦系诗行，她固然爱那“芳草正离离”的草原和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连来自故乡的风沙也爱，希望“用九十公里的速度能追得上”风沙，“呼唤着风沙的来处我的故乡/遂在疾驰的车中泪满衣裳”（《狂风沙》）……无比真挚的乡情，淋漓于纸上。

席慕蓉所抒写的感情，是人人皆有的，是自古以来为众多诗人所反复歌唱过的，她却以独特的手法来表现，因此创造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作品。她的诗，灵

活地运用了不少隐喻、象征、暗示等现代派常用的手法，同时又自然地采用了不少传统的技巧，注意创造意境，认真锤炼词句，追求意象的单纯。有时还将古典诗词之“境”拿来为“我”所用，两者结合无痕（如上文论及的《千年的愿望》、《长城谣》等），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这大概就是她的作品获得众多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这一本《席慕蓉抒情诗120首》，是她的作品的精选本，按照爱情、人情（人生）、乡情去排组。读者阅读以后，会对她的诗歌世界获得明晰的印象。

值得提出的是，她同时是一位散文的高手。她的几本散文集（《成长的痕迹》、《画出心中的彩虹》、《有一首歌》、《同心集》、《写给幸福》）是台湾地区的畅销书，从去年起，它们陆续在大陆出版，也受到读者们的喜爱。

她是一位“纯文学”作家，她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纯文学”是有读者的，关键在于质量。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经营“纯文学”图书的出版社大可不必灰心失望。

写到这里，还得啰嗦几句。有一位年轻的诗作者来信说：“看了席慕蓉的作品，才知道什么是好诗。”我要说，她的诗的确是好诗，但不是诗坛中唯一的好诗，切不要将它视为诗歌创作的样板。创作的天地是极为广阔的，要记住：“依傍与模仿，决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鲁迅）

1989年10月，于广州

原载于《诗歌报》总第124期及《文化参考报》1989年第12期